



张正著

多情的歲月



张 正 著

多情的歲月

(作品二集)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2011. 4



作者  (1995)

认识张正 (代序)

丛仁晞

张正要出版《多情的岁月》，邀我写序，我很为难。我才疏学浅，哪敢担此重任。可既然找到我，这是人家对我的信任和尊重，真挚之情，怎好拒绝，便硬着头皮应承了。

但只写写对张正及其作品的感悟，称“读后感”，还算可以的。

先说《多情的岁月》之外的事。

我曾用七个字给张正画像。说他是“外朴内秀一瘦翁”，自觉得意。七个字中，朴与瘦只是外部形象，其实质是一个“秀”字。

张正是江城小有名气的作家，写诗歌，写散文，写小说，写剧本，写史志，无所不能，堪称杂家。其实他只有小学文化，放过牛，种过地，当过会计、村支部书记、公社工业助理，区党办副主任、区人大科教办主任、区政协办主任，最后在区文化局的领导岗位上退休。从放牛开始，不管他干什么，都同时坚持文学创作，是自学成才、奋斗成家的。1965年，曾光荣地出席了“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并与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成为我市文学界一颗耀眼的新星，成为市作家协会会员。写作一生，硕果累累……说张正有文才，不是虚夸。

张正除了文学创作之外，还善篆刻，是辽宁鸭绿江印社的会员。步入张正的“文石斋”，他的篆刻作品便展现眼前。几经寒暑，情寄方寸，志投刀锋，锲而不舍，作品已达百方。看书斋一角，金石争奇，篆书斗艳，成一道风景。其作品的篆法、章法、刀法自然和谐，气韵生动，字迹劲健清丽，边款高雅流畅。尤其毛主席诗词组印，印面与边款相呼应，诗文与图案相结合，山水壮丽，气势雄浑，收乾坤万象于方寸之中，让人不得不拍案叫好。有人求印，他总是欣然予之，周密构思，精心刻治，不得报酬却悄然自喜……

张正还善修志。所修《张氏家志》，我看过，有独到之处。有张氏姓源考一节，说黄帝四世孙是弓箭发明者，封官名“弓正”，是个长官。“弓”、“长”为“张”，因此赐予张姓。有家徽，有家训，有家谱，有张氏古今名人录，本枝百世，源远流长。又整理个人档案，修成传书曰《梦里春秋》，分“春莺鸣晓”“艳阳中天”“夕霞余辉”等16卷之多。书中收有一岁照片、学生记分册、少先队大队长袖标、选民证、结婚之日的日历页、“走资派”平反通知书、进京开会的入场券等等，应有尽有，丰富多彩。尤其把“走麦城”、“掉价儿”的资料也编进去，便更加真实、生动、好看。读《梦里春秋》，一条蜿蜒曲折的人生之路再现眼前，一行足迹历历在目。

张正还善收藏。他嗜酒，喝的多是散白，却收得名贵酒瓶许多，紫砂的，陶瓷的，竹木的，千姿百态，色彩纷呈，琳琅满目。有刀币状的、古埙状的、编钟状的，散发荒古之气，荡漾空灵之韵；有画着“武松打虎”、“牧童遥指”、“板桥提壶”图样的，蕴含逍遥之意，拂动浪漫之风；还有大肚长颈的人民大会堂专用的宝丰酒瓶，放射着晶莹绚丽的色彩……一个喝散白酒的人，心里装的不仅仅是酒史，还有美术史，还有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

好个张正，居陋室，着布衣，却把一个多姿多彩的“秀”字藏在心里。看来，说张正多才多艺也不是虚夸的。

可是，当我读了张正的《心中那幅画》一书和《多情的岁月》书稿后，却又觉得我说的“外朴内秀一瘦翁”七个字是不足以表现张正的，在张正的心灵中，在“秀”字的更深处还有更可贵的东西，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情”字。在《多情的岁月》里，张正用了七个“情”字作为章节提领 62 篇文章，情字贯穿了书的始终，浇灌了文章的每一个细节……透过作品的字里行间，我终于看到了在他那个“情”字里面令人感叹而又华美的心灵。

他有一颗滚烫的爱心。他爱生他养他的通天沟，爱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爱那里赵钱孙李老百姓，爱那里发生过的故事，于是便有了《心中那幅画》，座落在坡上的三间黄土茅草屋，门前那棵叫凤凰红的大山里红树，后山顶上挺立着的古松，山前清澈的小河，河上的木头小桥，古井、老碾等都在他的笔下展现了各自的姿态和色彩，生动而美丽。其实他领我去过通天沟，东边一脉山叫东山，西边一脉山叫西山，两山夹一沟，沟底有小河，南有南岭挡着，北有北岭靠着，由南到北一条路，向北走，步步高，有登天之意，便有了名字——通天沟。在我看来，很一般，不算美，可在他的笔下，不仅美了，而且还醉了。为什么？因为他爱，爱他的故乡，爱他的通天沟，谁不说自己的家乡好。通天沟，是永远挂在他心中的画。当然，他也爱着五龙山、大沙河、蛤蟆塘、振安桥、老安东、鸭绿江……于是他便写了有震撼力的《丹东赋》、《鸭绿江赋》、《帽盔山赋》，淋漓尽致地倾诉了自己的热爱之情。16岁闯关东的太爷，抽旱烟喝老酒的父亲，推碾子做粘糕焖鱼酱的母亲，老支书，初恋情人，吹唢呐的老人，嫂子……故乡人的音容笑貌，喜怒哀乐，在他的笔下也都是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尤其是写他们的爱情故事，真的写到了灵魂深处，就像《青石板》、《嫂子》、《荒坟》、《遗嘱》等等，既写原生态的爱，也写封建伦理捆绑着扭曲了的爱，更写超越自我的高尚而伟大的爱，笔落之处，或荡起涟漪，或掀起狂澜！那天他领我游览通天沟，还特意去看望已八十多岁正在病中的老支书。他与乡亲有着割不断的深情厚意。那篇《家有一本恩德录》，读后令我感动，那是待人处事的经

典，绽放着耀眼的道德火花……

他有一颗忧国忧民的责任心。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是作家的责任，张正就是个有强烈责任感的人，有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概。他写诗就说，“站着就顶天立地，躺下是不朽之躯”，“怒冲冲，举一把剑，刺向邪恶”……他以详实的资料和严谨的笔墨记述了“山东支边”事件的始末，填补丹东历史上的一处空白；他写《春风秋雨大沙河》，展现了大沙河的来龙去脉、振安桥的起落兴衰和沙河镇的沧桑变迁，使后来的丹东人认识了自己所居城市过去的风风雨雨。真的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张正还写了《市容何日美如画》、《难得“美厦”千万间》、《别了，老安东》等文章，为城市建设献言献策，也是作家有责任心的佐证。

他有一颗精益求精的匠心。作家是字儿匠，以写字、遣词、造句、成文去实现自己愿望的，这过程叫“爬格子”，张正爬了一辈子的格子，还真炼就了一手真功夫。诗歌、散文、小说，都写得精彩，不敢说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却也造出不少惊人之句来。比如“小河边，有块青石板，水里一半，岸上一半”，简单一句话，却让我爱不释手，夜不能寐，很朴，很美，很有味……“选一些方块字，塑一群过路客，嬉笑怒骂，卿卿我我……”“酒，醉了风花雪月，泪，湿了悲乐离合”，也耐寻味。他的诗如《青石板》、《致作家》，他的散文如《丹东赋》、《心中那幅画》、《山里凤凰红》，他的小说《嫂子》、《遗嘱》等等，都是精心打造的精致之作，捧读之后，手留余香……

张正是农民作家，出身农民，写的也多是农民，写农村的风情事故，写农民的喜怒哀乐……“农民”二字，是对他的作品的赞许，是他的特色，是他的光荣。张正心中有美的种子，那只笔便是播种机，把美撒播到了辽阔的田野上，《小巷人家》等就是例证。张正面前有鲜花和掌声，但他不迷路，不忘山头那棵老松树，不忘坡上那三间茅草屋，不忘“亲人”，不忘“老支书”，守本份，笔耕不辍。他已年逾古稀，在夕阳斜照的时候，他仍以一幅朴素的农民形象攀登在崎岖的山路上……

目 录

序 言 丛仁晞 1

亲情篇

寻根拜祖访乐亭	3
家有一本恩德录	5
深夜，爷爷等我回家	7
父亲是我读不懂的书	9
青石碾	12
弟媳捉狐狸	15
美丽的画	17
圆 梦	19
抱狗奶奶	25
我师傅	28

乡情篇

春蚕得露	33
鸟 趣	35

山里凤凰红	37
老松树	40
那群牛	43
故乡的山	46
故乡的河	48
故乡的路	50
老 屋	53
槐树情缘	55
丹东赋	58
鸭绿江赋	60
帽盔山赋	62
春风秋雨大沙河	64
山东“支边”始末	73

友情篇

丹东涌起老年创作潮	85
一个情字一部书	
——季里作品集《故土留痕》读后感	87
老夫春作黄昏颂	
——记孟文华先生	89
躬耕文苑老园丁	
——感悟路地先生	91
一支活跃在边城的老作家群	
——记丹东老干部文学研究会成立七周年	93
人书俱老 笔墨情长	

——访书法家鲁石先生 95

丹东收藏称此家

——记收藏家张富春先生 98

附录：

季里：人正文正度人生

——记作家张正 100

曹恩礼：留取丹心照汗青

——读《老树根》 103

曹恩礼：一枝红杏出墙来

——读张正及其文集《心中那幅画》 105

臧然：心中那个诺言

——老作家张正的文学艺术人生 107

风情篇

山里有个画院儿 115

别了，老安东 117

欢歌艳舞俏夕阳 119

金黄的银杏叶 121

江城绿色 123

春 芽 125

云南十八怪 127

鸭绿江水倒流 129

玉王成佛传奇 131

恋情篇

远影 163

背后	166
长相忆	169
逸情篇	
黑沟赏雨	173
收藏界的行话与规矩	175
呼伦贝尔历险记	177
阁楼情思	180
楼上花园	182
古稀老叟说“啰嗦”	184
观山品水写文章	187
小巷人家	189
虎年说虎	192
衷情篇	
醒 梦	197
倡议撰写回忆录	200
古风古韵帽盔山	202
完美来自细节	204
为元首警卫护路	206
难得“美厦”千万间	209
市容何日美如画	213
醉想人生	217
绿珠山的毁灭	221
后 记	223

亲 情 篇

寻根拜祖访乐亭

我的老家是河北省乐亭县马头营镇下马坨村，俗称“老疃儿”，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故乡，也是中国皮影戏和评剧的发祥地。

1878年，我16岁的太爷张庚昌孤身闯关东，沿路乞讨，步行1800多里，来到了庄河县大孤山镇。举目无亲身无分文，他从养船人家赊来虾酱，沿街叫卖。时间久了，一位生意人看我太爷长得英俊，为人忠厚，甚为怜惜，就收下“站栏柜（店员）”，太爷感恩不尽，勤劳做事，受到店主赏识，二年后，给太爷成了家。后来迁到丹东，仍做店员。他生了4个儿子，在丹东、沈阳、吉林繁衍四代后人共70余口，经商、当兵、务农、做工、演艺、从政、任教，干什么的都有。

我爷爷和父亲活着的时候，常想回老家看看，由于种种原因终未成行。1999年我退休后，为圆老人梦，9月9日，我只身回到了128年没有联系的老家——下马坨村。

长方形的村子，全是平顶房。我在路边遇到一些人在盖房子，便上前问一个年轻人：“老弟，这里有姓张的吗？”他说：“我叫张维和。”听到这句话，我说：“兄弟，我叫张维义（我的原名），

是从东北来老家寻根拜祖的呀！”他突然一愣说：“你是不是我父亲常说的东北那支人呀？”我忙说：“快领我去见你父亲。”

他走进一户农家，对一个身材高高的老人喊：“爸，东北来亲人啦！”我上前深施一礼说：“叔啊，我父亲名本荣……”当我说了我父亲上四辈老人的名讳时，老人一把把我搂住：“侄呀，咱是一家人哪！”老人热泪盈眶，又向我解释说：“我爷爷和你太爷是亲兄弟啊！”

同宗血脉骨肉情深，我在叔家住了下来。他向我介绍了老家的情况：他生有三男三女，都已成家立业，日子过得挺好；全村三百多户一千余口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张姓；县城里已筹建李大钊纪念馆。村南正修建渤海港口。我也向他介绍了太爷闯关东后五代人的情况，并送给他我写的书《龙乡纪事》，当他们知道我当过区里的文化局副局长，是丹东作协的作家，1965年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并受到朱德、周恩来、彭真、叶剑英等老一代国家领导人接见时，都非常高兴。村里姓张的人知道从“关东”来了亲人，“维”字辈、“荣”字辈的不少人都来看我，叔叔又领我去拜访了三位“岳”字辈的爷爷。当我提出要祭扫祖墓时，叔叔很惋惜地说：“祖坟、家庙、家谱都在‘文革’中被毁了！”唏嘘不已我只有对天揖拜以尽孝道。

在叔家住了三天，我们约定两地人要保持联系，互相促进。为国为家积极进取。当我离开老家的那天，叔叔全家人一直把我送到乐亭县上了长途汽车，亲情难舍，挥泪而别。

《辽宁老年报》2002.3.26

家有一本《恩德录》

四十年前，爷爷故去了。处理完后事，父亲将一个包裹很严实的本子交给了我，说：“你已经结婚了，又当了大队书记，以后要走自己的路了。你爷爷希望你在工作中别做对不起人的事，嘱咐我把这个交给你。”

我小心地打开本子，那是用清朝时期通用的红格信纸订成的。蓝色的封皮上，毛笔楷书三个字《恩德录》。父亲告诉我，本子是我太爷亲手订的。封面是爷爷后补上的，那三个字是他写的。

在随后的几天里，我认真地阅读了本子上记的事。其中，太爷记述了他闯关东的经历。他到了大孤山，无亲无故，流落街头。是一位姓李的买卖人收留了他，让他当伙计。太爷尽忠尽力，干得很好，掌柜的非常喜欢他，就把女儿嫁给了他。到我爷爷这代记的是，在青龙街山顶上盖房时，什么都没有，一位姓宋的邻居送来石头木料，全力相助，我们家才盖起了三间房，一家人有了避风遮雨的地方。爷爷把宋家的儿子认作干儿子，抚养了半生。父亲记的是，日本鬼子要抓他到日本去当劳工，一位好心人提前报了信，全家人连夜逃到了通天沟，才免遭苦难。等等。

我发现，本子上只记了别人对我家的恩德，却没有记如何报

答人家。便问父亲这是为什么？父亲说：“这个不用记，因为你记了就会有还了债的想法，还的多了你就会觉得还不够，就会把恩人忘了。古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报答恩人是没有头的。知恩报恩又不是做买卖，你记它干什么？”听了父亲的解释，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后来，我把教我的老师、推荐我参加工作的人及介绍我入党、解决我住房、送我到省作协深造的恩人们一一记在了本子上，并把他们的住址、电话号码、子女的姓名及工作单位，都记得清清楚楚并保持联系。至于如何报答了他们，也遵照祖训依然没有记。我把它作为“空白”，永远地去填补，增加“负债”的压力，以便促使自己尽力做到涌泉相报。

我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不忘别人的恩德，尽心报答人家，就是不丧良心。这样做，问心无愧，吃得香睡得稳，心地坦然，活得舒畅。我还体会到，感恩报恩，不仅承继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还能修炼德性，有益身心健康而长寿；能加浓人与人之间的情谊……

现在，我已将这本《恩德录》交给了我的儿子，并嘱咐他要好好记下去，传下去，我们家族的人千万不能做忘恩负义的小人。

《鸭绿江晚报》2006.8.31